

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心中藏着一個作家夢。

如果作家的定義是出版過至少一本書的人，其實每年都有不下數十位新作家誕生。今年書展剛過，在某些顯眼的角落還是會見到一些陌生的名字，在他們之中，有些剛開始寫作，有些則一早已經踏入文壇，只是久久未成書而已。在一年當中，整個出版業至少要出版幾千種書籍，在這一片書海之中，一本書就像一粒鹽那麼渺小，它有可能沉入海底，也有可能浮上海面。這次，記者特地專訪了幾位今年第一次出書的新生代作家，對於他們來說，「作家」究竟意味着什麼？

撰文：賈勝楓 摄影：司徒振強、徐子豪

對於一些成名作家來說，出版自己的書可能是家常便飯，特別是一些專欄作家，每天一篇文章，每三個月就能結集成一本書。然而，對於那些一直夢想成為作家的寫作者來說，出版一本書並不容易，為了一个作家夢，隨時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有人辭去工作在家中創作；有人白天工作，夜間挑燈。

經歷是寫書的資本

許家慧當建築師六年了，由於工作關係，接觸到很多香港街道及建築物的規劃問題，她的《新填地貓》就是因為曾經有工作地盤在新填地街附近，所以每天工作完後，就在新填地街附近挖掘一些關於舊區的故事，然後有一天忽發奇想，想以貓

新生代作家的自白

周綺薇

陳曉靜

高麗鶴



作為切入點來說—整條街的故事。她說：

「只有舊區才會見到貓，也只有這些老舊的店舖才會養貓，這種情懷是市區重建後不會出現的。」

許家慧雖非專業作家，但她以一個建築師的角度來解構一條舊街，書中有很多相當精緻的建築素描都是她自己親手繪製，最後完成了這本圖文並茂的街道志。

看過《新填地貓》之後，不禁要問，作家需要專業嗎？

對於這個問題，《1院，請進場》的作者黎慧嫻也可以談一下她的創作經驗。她很年輕，只有二十歲出頭的樣子，之前在電影院當服務員，靠着一年在那裏工作的經驗和體會，創作了一本關於電影院的小說。跟記者談着談着，黎慧嫻從包裏拿出雜文，甚至還有詩。在《1院，請進場》之前，她其實還寫過一個八萬字的偵探推理故事，只是一直放在抽屜裏沒有發表。



黎慧嫻



許家慧

周綺薇
從小在深水埗長大，她的《推土機前種花》就是在訴說一個舊區街坊的故事。

陳曉靜

高聲
寫了小說十多年，今年終於結集成書，名為《不再狗臉的日子》。

黎慧嫻
拿着他最新出版的漫畫《富中作樂》，身處漫畫中的主要場景——華富邨。

許家慧
曾在電影院裏工作過一年，期間發生的很多故事都一一記錄在《1院，請進場》裏。

「我覺得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很脆弱，很多東西總有一天會消失，沒必要看得太重，也無所謂有沒有朋友。」但在電影院裏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她發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並沒有想像中那麼脆弱。發生的事情看起來一點不起眼，但很多珍貴的回憶一想起的時候就會笑出來，「所以書中很多開心的場面都不是作的。」她笑咪咪地說。

另一本今年很值得注意的是一本漫畫——高聲的《富中作樂》，這本漫畫畫得相當細緻，把作者小時候在華富邨的經歷一一畫了出來。自言「寫一百字」都有困難的高聲，自從明愛白英奇專業學院畢業後，就一直從事平面設計的工作，甚至連夜總會的平面廣告也設計過，後來為一些玩具的貼紙做平面設計。兩年後，辭去工作，現在一直待在家中埋頭畫漫畫。

這本《富中作樂》的底稿其實早在四五年前已經畫成，是高聲畢業前的一份

功課，現在之所以能夠面世，因為這四年來，他一直在整理，這本書雖然在內容上與他當年的功課相同，但他為了出版這本漫畫，於是全部重新畫過。

寫作人生的一個好開始

當真正出版了自己的作品之後，高聲說：「出版自己的作品令我感到很實在，因為這幾年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出書，那段時間一直在畫。現在覺得像是完成了一個階段。」

雖然對本地的出版業大家都不是太樂觀，高聲也知道如果要在本地成為一個漫畫家將會困難重重：「在香港畫漫畫，最重要的是不怕窮。還會有很多人來打擊你，當朋友的生活開始穩定了，但你的前景仍然是一個未知數，如果心不夠堅定就很容易放棄。但我還是會盡量去畫。」

這一刻，高聲坦言現階段只要能維生就已經足夠，無論是畫插畫，還是漫畫都

無聲

周綺薇本身是小學美術老師，《推土機前種花》中很多插圖都由她親手包辦，事前她還做了很多筆記（上圖）。



無所謂，但他的最終目標是創辦一本漫畫雜誌。「現在是建立形象的時候，起碼我現在已經有一本書拿在手。」

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書所帶來的改變，寫《推土機前種花》的周綺薇最清楚。這

本書的出版緣起是2007年的一次深水埗重建計畫，當年街坊與政府因為重建問題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對峙，而這本書的焦點就是放在居住於深水埗重建區的四十多位街坊身上。作者本身在深水埗長大，父親的車房也一直開在深水埗，所以周綺

薇寫深水埗的街坊故事，一來當然是因為她對於鄰里的感情，二來是她一向喜歡聆聽、書寫故事。在本書出版之後，她更辭去了十餘年的教師，正計劃去醫院向老人

家們收集故事、分享故事，然後再考慮是否出版她的第二本書。「因為我相信故事有它的力量，而我的書其實是在繼承街坊的心意，他們的想法未必有人知道，我的文字就是向外面播出去的種子。」

黎蕙嫻也直言，第一本書是她寫作人文學的中文系修讀中文，就是想為以後的創作路打好基礎，「在寫個人簡介的時候也會好看一點嘛。」她寫得很快，一本六、七萬字的小說，兩個禮拜就寫好，她更可以坐在電腦面前六小時不離半步，她說：

「我之所以能如此專注，座位旁邊的『魔鬼茶几』居功不少。」（魔鬼茶几就是指一個放滿小小食飲品的茶几）。

年輕一代已經很少看書，很多九十後甚至說「不會動的東西都不會去看。」這種反文字的論調對一個寫書的作者來說無疑會造成一些打擊，對於有作家夢的新

人來說，當然會令他們信念動搖，「聽完後，我當然覺得有點打擊，但我出了這本書之後，信心又回來了。」黎蕙嫻露出一貫的可愛笑容。

成為職業作家？

在眾多新作者之中，許家慧和陳曉靜兩人的職業相對穩定，前者是建築師，後者是大學教師，兩人都有一份比較優渥的工作。當問到她們可有想過成為職業作家時，卻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說法。

出版人談新作家的條件

許家慧說：「我是想成為專業作家，

只是不夠勇敢而已，很多東西我不捨得。

倒不是錢的問題，首先，我是真心喜歡建築師這個職業的，雖然不像醫生那樣拯救人命，但也算是一份很有建設性的工作。

但很多時候，工作上有很多不受自己控制的情況，寫書能彌補工作上的失落感。」

許家慧的解釋其實也很符合大家對寫作的想像，寫作就是表達一種態度，自己的文字能夠出版成書就等於是一種外界的認同，這種成功感不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所能提供的。

而在嶺南大學教普通話的陳曉靜對於今年三月份新出版的首部小說集《不再狗臉的日子》卻沒表現出記者預期中的興奮。她表現平淡，小說集的出版對她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事。這本書的出版更是在一次偶爾的機會下促成，她只負責提供稿件而已，其他都由出版社幫她安排，整個出版過程，她都站在被動的一邊。

比起上文提及的其他新作者，陳曉靜

的平淡可能和她寫作資歷有關。早在十一

年前，她的小說就已經在不同的文學刊物上刊登過。雖然她現在已經有第一本自己的作品集，但她仍然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作家，可見她對作家這身份有一定要求：

「一個作家應該有一種使命感，他應該有能力預見未來。一個作家會全身、全心投入寫作，當作是一個終極目標，不寫不行。但我沒有這種慾望，我隨時可以停下來不寫，而一個作家應該停不下來。」

作為一種興趣，陳曉靜當然希望自己的才能，寫作是讀大學的時候發展出來的興趣，但不是什麼堅持，而很多事情令我有反省、感觸，比較出色的表現方式就是文字。」她一直都沒有想過要以寫作維生，雖然她是中文系出身，又是一名小說作者，但她認為一邊教書，一邊有空的時候寫一兩個短篇來自娛一下，已經算是一種很理想的生了。

李安

香港三聯書店助理總編輯

「我覺得創新很重要，就算作品不太成熟也不是大問題，但題材方面一定要有新的角度。我發覺很多新進作者都有一個問題，就是表述的時候太多枝節，內容上不懂得取捨。另外，一個作家也應該要考慮到他的受眾。我建議新作家盡量以真實經驗出發，不要一來就寫偵探小說、科幻小說，其實生活中已經很多題材，未必需要天馬行空的創作。其實寫作經驗並不重要，我很抗拒一些很強調自己得過什麼寫作獎的人，反而我会著重見面時的表現。」

彭志銘

次文化堂社長

「經常有很多人投稿過來，但我從來不看，因為如果每一份稿子都要看一看，經營成本會非常高。所以，如果真的想出書，其實寫一篇約1,000字的大綱或概要過來會比較好。從這份大綱裏，我可以看得出這個人的格調、個人修養，也看得出他做不做作。因此我更著重看他個人的質素多過文章的質素，如果一個人的質素夠高，他的發展空間必定較大。如果我有興趣，會約他面談，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三言兩語就能看得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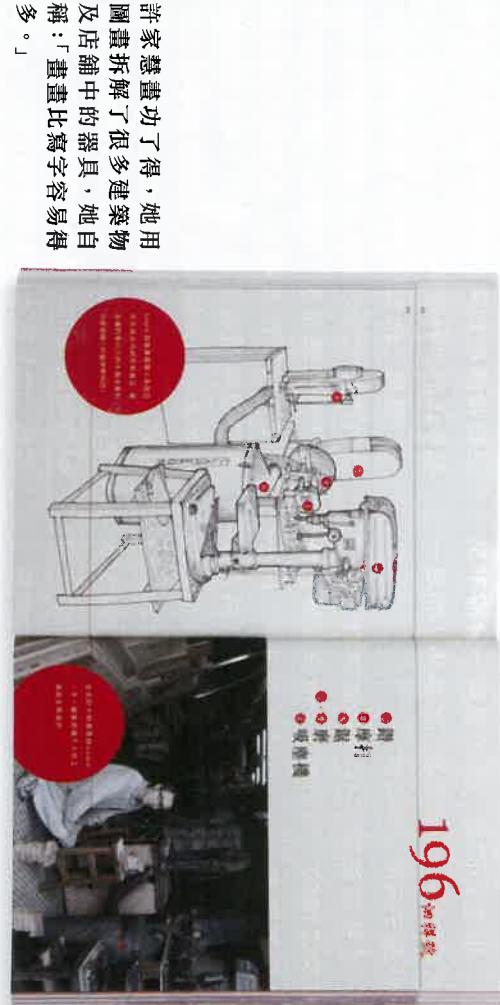
《富中作樂》中記錄了許多屋邨時常發生的街坊趣事。



袁兆昌

文化出版人

許家慧畫功了得，她用圖畫拆解了很多建築物及店舖中的器具，她自稱：「畫畫比寫字容易得多。」



196

新報